



孙 玉 石 文 集

渴望一片永远的绿地

孙玉石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孙 玉 石 文 集

渴望一片永远的绿地

孙玉石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渴望一片永远的绿地/孙玉石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1
(孙玉石文集)

ISBN 978-7-301-18005-1

I. ①渴… II. ①孙…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14335 号

书 名: 渴望一片永远的绿地

著作责任者: 孙玉石 著

责任编辑: 张雅秋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8005-1/I · 2278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s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 × 980mm 16 开本 18.125 印张 260 千字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3.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目 录

一枚小小的徽章	1
敲向灵魂的钟声	
——读鲁迅的小散文诗《螃蟹》	3
根情缕缕	7
访日本郭沫若旧宅	9
稚嫩中预示着希望	
——读一首诗的随想	14
匆匆脚步走向未来	
——日本青年生活散记	17
心中的祝辞	
——写于中文系贺林庚先生 80 大寿之际	32
生命之路	
——为中文系“尊师重教”座谈会而作	35
知识结构与传统文化素养	38
徜徉于书海	
——我与北大图书馆	48
回顾与祈愿	52
大山与小小的酸石榴	56
阿苏、别府行	
——日本札记,1995	63

宫津旅札

——日本札记,1995	67
-------------------	----

难忘的和歌山

——日本札记,1995	71
-------------------	----

京寺与清水寺小游

——日本札记,1995	76
-------------------	----

与平山先生话旧

——日本札记,1996	79
-------------------	----

箱根:旧地重游

——日本札记,1996	81
-------------------	----

读画:略记心志

——日本札记,1996	83
-------------------	----

记伊藤漱平先生

——日本札记,1996	84
-------------------	----

游大阪下町并参加片山智行先生退任纪念祝贺会

——日本札记,1996	88
-------------------	----

参观谷崎润一郎纪念馆

——日本札记,1996	92
-------------------	----

写在记忆中

——阪神大震灾后随录	95
------------------	----

找回的梦

109

“开花在时间之外”

——为中文系“尊师重教”座谈会而作	112
-------------------------	-----

《生命之路》自序

114

《生命之路》后记

116

重读北大学术传统

118

给我一枝花吧

122

渴望一片永远的绿地

128

读书与高文化素质的养成

132

九八新生致语

134

电脑与“烦恼”	137
世纪老人的声音	140
我为这歌声而来	
——两次拜谒聂耳墓	143
致友人的一封信	146
让传统参与现代精神的塑造	
——在“中国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座谈会上的发言	151
“热”后余想	153
人的价值的发现	
——世纪回眸之一	155
未完成的“文艺复兴”	
——世纪回眸之二	157
文化反思的反思	
——世纪回眸之三	160
一个充满痛苦与魅力的世纪文化	
——世纪回眸之四	162
我们给中文系留下了些什么?	164
走着一条通向太阳的路	167
“如歌”的岁月里	172
飞来的一群	179
寄语	
——为中文系 2002 年迎新会	186
游长阳武落钟离山小记	188
香山寻旧记二则	
——京华寻旧录(一)	191
颐和园谐趣园寻旧三记	
——京华寻旧录(二)	194
颐和园赅春园寻旧小记	
——京华寻旧录(三)	201
购雕龙青玉柄镶铜圆镜小记	204

读画小记一则·····	205
览书录抄片感·····	207
说几句“读书”的话·····	209
冷眼梦看“挽狂澜” ——致鲁研友人信·····	211
一颗深系着亿万中国农民的心 ——为釜屋修先生 70 华诞暨退休纪念·····	213
北冈正子教授古稀并退休庆祝会祝词·····	216
走进这块圣洁的园地 ——我与《北京大学学报》·····	220
一份“掏书”的微茫记忆 ——梁宗岱的《水仙辞》·····	225
有用亦美 ——《三叶集》漫忆·····	229
《新诗发展概况》历史书写答问录 ——湖畔沉思录之一·····	233
《概况》的自我“示众”与叩问 ——湖畔沉思录之二·····	250
大批判与“文学史”写作 ——湖畔沉思录之三·····	256
七七级,一首读不完的诗·····	261
半间“小屋”旧事琐忆·····	268
翠禽无语向黄昏 ——北大十三公寓编写文学史生活及后续漫忆·····	279

一枚小小的徽章

60年前,十月革命的曙光,赵家楼上的烈焰,照亮了中国现代革命历史长河中的第一朵浪花。在这朵闪光耀眼的浪花上,镌刻着几个多么引人遐想和深思的字眼:五四、鲁迅、北大……

翻开鲁迅先生1917年的日记,在八月七日这一天里,有这样一句记述:“寄蔡先生信并拟大学徽章。”

这里的蔡先生,是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所说的“拟大学徽章”,就是指鲁迅先生应蔡元培的要求,为北京大学所拟画的校徽。

这是鲁迅先生与北京大学接触的值得纪念的开始。在这件极为平凡的小事里,蕴涵着不平凡的意义!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1月10日,刚刚从家乡绍兴回到北京才三天的鲁迅先生,便风尘仆仆地去拜访了蔡元培校长。这一天的日记里,就有“夜……访蔡先生”的记载。

蔡元培曾经是鲁迅在教育部的上司,也是共同提倡进步美术事业的诤友。旧的北京大学,是封建文化思想盘踞的阵地。蔡元培接任校长之后,按照西方资产阶级的办学方针和制度,着手对学校进行整饬和改革。他仿照世界各大学的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并在一年里三次扩大招生,广开才路。这些做法,适应了当时历史潮流发展的需要,在实际上,起到了有利于保护和发展已经蓬勃兴起的新文化、新思潮的进步作用。当时一些提倡新文化的先进的知识分子,相继应邀来北大任教。高张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大旗的《新青年》杂志,也随着陈独秀被任为北大文科学长,由上海迁到北京编辑。从此

以后北大逐渐形成了以《新青年》团体为中心的进步势力。就在第一次拜访蔡元培校长之后,鲁迅先生即收到了自创刊以来的全套十本《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

对蔡元培这种改革北京大学的努力,鲁迅给予了大力支持。在这一年春夏间,他曾多次拜访和书函给蔡元培校长,为北大推荐和聘请进步教员而热情奔走;在这一年的夏天,他受先进思想的鼓舞,产生了摧毁中国封建社会“铁屋子”的希望,答应为《新青年》杂志撰稿,决心用自己战斗的呐喊,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也正是在这一年的夏天,他亲手为北京大学拟画了这一枚徽章。

一枚小小的徽章,一个伟大战士的心意!

在这里,闪耀着鲁迅对新生的战斗的北大充满希冀的目光;在这里,回响着鲁迅为造就人群新的战士热情的呼喊。

一枚小小的徽章,一个坚实闪光的起点!

不久,鲁迅即参加了《新青年》营垒的战斗,用他那些彪炳千秋的小说和杂文,为中国文学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不久,鲁迅登上了北京大学的讲台,用真理和科学的声音,灌溉青年的心灵,历时六个春秋。

鲁迅后来曾说:“‘五四’事件一起,这运动的大营的北京大学负了盛名,但同时也遭了艰险。”

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五四运动前夕,一直到1926年8月鲁迅先生离开北京的时候,他光辉的战斗生涯,始终同《新青年》团体所倡导的新文化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始终同前进的战斗的北京大学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

在巍峨肃穆的北大红楼,在风云弥漫的“民主广场”,在讲授《中国小说史略》的课堂上,在写给青年的信稿的字里行间,都留下了鲁迅先生的身影、足迹和心血……

啊!一枚小小的徽章,一个永恒的纪念!

载 1979 年 5 月 7 日《北京大学校刊》

敲向灵魂的钟声

——读鲁迅的小散文诗《螃蟹》

用作装饰的宝石，只能一时炫人眼目；艺术的宝石，却可以长久地光照人们的灵魂。

1980年春天，由方锡德同志和我发现的鲁迅五四时期的佚文《自言自语》，就是这样一串闪闪发光的宝石。

《自言自语》原来刊载于1919年八、九月间的《国民公报》上。都署名“神飞”。60年后，这些作品湮而复见，重新发表在鲁迅研究学会创办的《鲁迅研究》第一期上了。

《自言自语》是一组小散文诗。它们寓意精神，笔致熟稔，运思优美，耐人咀嚼。读了，不仅给人以深警的启示，也给人一种美的享受。各篇既洋溢着哲理思想的战斗气息，又散发着隽永睿智的诗意光辉。而在这几篇中，我尤其喜爱的，还是那篇寓言色彩颇重的《螃蟹》。

请读这篇不到二百字的短文吧：

老螃蟹觉得不安了，觉得全身太硬了。自己知道要蜕壳了。

他跑来跑去的寻。他想寻一个窟穴，躲了身子，将石子堵了穴口，隐隐的蜕壳。他知道外面蜕壳是危险的。身子还软，要被别的螃蟹吃去的。这并非空害怕，他实在亲眼见过。

他慌慌张张的走。

旁边的螃蟹问他说：“老兄，你何以这慌？”

他说：“我要蜕壳了。”

“就在这里蜕不很好么？我还要帮你呢。”

“那可太怕人了。”

“你不怕窟穴里的别的东西，却怕我们同种么？”

“我不是怕同种。”

“那还怕什么呢？”

“就怕你要吃掉我。”

读过这篇散文诗之后，怎么能够不叫人惊叹鲁迅先生见识的深沉和笔锋的锐利呢！

我的家住在太子河边的一个小乡村里。很小的时候，在家乡河边的沙滩上，常常见那些就要脱壳的螃蟹，总是在沙地上慌慌张张地爬来爬去，找到一个沙坑或洞穴，便急急忙忙地扒动沙土，把自己埋起来。过了多时，一个蜕壳新生的螃蟹便爬出来，钻进河里去了。我偶尔拾到一只蜕壳不久的软壳螃蟹，便向玩的伙伴惊叫起来，共享一番孩童时代的快乐。至于蜕壳的螃蟹，怎样被另外的老螃蟹吃掉的，我却没有亲见那情景，但我是相信的。达尔文在他的海上考察中，就目睹过这类“惨剧”，后来还用来做例证，说明他所现的生物之间种内竞争的道理。

这是人们常见的自然现象，似乎并没有么诗意可寻。鲁迅却能以他敏锐的观察和诗的眼光，从中发现了诗意的哲理。他为我们绘了一幅生活和自然交融的图景。在这样一幅拟人化了的艺术图景中，抒写了他在现实战斗中产生的诗意的情怀。

乍看起来，这是一段极普通的寓言故事，仔细嚼味一下，我们就不难懂得其中所蕴涵的深刻的思想。那个为了安全蜕壳而慌慌张张寻找窟穴的老螃蟹，“亲眼见过”多少螃蟹在蜕壳时，因为“身子还软”，而被口称要“帮”忙的“同种”吃掉了。这一幕幕惨剧，使老螃蟹对那个用“帮忙”的名义而等着吃掉他的“同种”保持了足够的清醒和戒心。“那还怕什么呢？”“就怕你要吃掉我！”这是怎样一针见血的回答啊！

鲁迅通过这样一个富于寓言色彩的故事，揭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道理：任何新生的事物，往往都是从某些旧事物的基础上脱胎而来的。一个蜕旧变新的事物，在它还处于幼小软弱阶段的时候，都有被旧的事物扼杀的危险。因此，在这蜕旧变新的过程中，对于那些口称“帮忙”而心怀叵测的“同类”，应当加倍地警惕！鲁迅在文中还说，老螃蟹有

这个“顾虑”不是没有根据的“空害怕”，而是“实在亲眼见过”，这就更加语重心长地告诉人们，他所说明的这些道理，是在痛苦的历史经验中得来的真知灼见。即如鲁迅后来说的，“这虽然不是我的血所写，却是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少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写在〈坟〉后面》）。

这篇短文写在五四运动之后不久。这时期，刚刚勃起的新文化运动，由于军阀势力的镇压和复古派文人的围攻，正处在备遭摧残的境遇之中。鲁迅和其他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们，正是在这种“四面受敌”的境遇里，进行着艰难苦涩的战斗。他们不仅要还击来自敌人方面的进攻和破坏，而且要谨防那些伪善者们的窥伺和暗算。《螃蟹》，就是这种战斗情怀的艺术结晶。它不仅是写世情，写新生的艰难与凶险，而且包含了更深广的现实战斗意义。在这里，闪耀着鲁迅特有的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光辉，蕴蓄着鲁迅对自己战友们最深情的告诫。

这是敲向人们灵魂深处的钟声。它使人警惕，使人奋发，使人从斗争中去勇敢地获取新的力量。

在《三闲集》这本杂文集后面所附的作者《译著书目》里，鲁迅称呼他的《野草》为“散文小诗”。其实，比起《野草》的一些篇来，《自言自语》中的《螃蟹》和其他短文，更近于“散文小诗”这种体式。这篇作品以生活中习见的事物入诗，写了老螃蟹蜕壳时慌慌张张的情景，写了老螃蟹和“同种”饶有意味的对话，在巧妙的构思和朴素的语言里传达了深邃的思想。战斗的哲理隐藏在形象的叙述中。它表现了鲁迅沉着而深警的散文的风采。《螃蟹》也以它犀利的文笔开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短篇寓言的先河。这就更值得我们珍视了。

《螃蟹》文字虽短，却意切情深。鲁迅以自己痛苦的经历和血的教训铸就了这篇短文。因此，篇中深警的哲理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泯灭它的光辉。今天读它，仍使人倍感亲切而有益。人们永远不会忘掉，“四人帮”那些祸国殃民的历史丑类，在他们像螃蟹一样横行霸道的时刻，不是顶着各种桂冠和美名，装着各种真诚伪善的面孔，以革命的姿态，干着扼杀革命事业的勾当吗？欺骗和丑行擦亮了人民的眼睛。人民胜利了。祖国大地新生了。在他们覆灭的那个金色的秋天，人们竟以大嚼惯于横行的螃蟹庆祝胜利。这，绝不是偶然的趣闻。人民不

可欺！

读了这篇小小的散文诗，使我联想起了多年以前的往事。那是难忘的 50 年代一个春天里，我和一些胸怀理想而朝夕相处的同窗学友们，是那样如饥似渴地争抢着阅读尤利乌斯·伏契克写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从那里面，我们吸取阳光，吸取雨露，吸取哺育自己成长的思想养分。多年以后，书中那些“雕像和木偶”，都通通忘却了，然而伏契克书中最末那一句话，却像警钟一样，一直震响在我心中：“人们，我爱你们，你们可要警惕啊！”

今天，我又在鲁迅的小散文诗《螃蟹》中，听到了这警钟的声音。

这声音，响在耳边，响在心头，响在今天和未来为争取人类美好生活而奋斗的道路上。

鸣响吧，敲向灵魂的钟声！

载 1980 年 6 月 14 日《北京大学校刊》

根情缕缕

× × 同志：

你要我谈谈在国外任教的情况，这次，我先向你介绍一个新结识的华侨学生吧。

那是刚到日本的第三天。我参加东京大学文学部一个会议。散会之后，一位陌生的青年走到我的身边，十分亲切而有礼貌地喊道：“孙老师，您好！”当我心里正为他的汉语说得那么标准而熟练感到有些惊异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向我简单介绍自己的情况了。

他是从东南亚一个国家来的，现在是东京大学大学院修士（即硕士）课程的研究生，攻读中国语言学。他说，作为在异国的海外华侨，能够见到从祖国来的亲人和老师，总是感到很亲切的。

以后，我们在上课之余来往渐渐多了一些。我也开始慢慢体味到他对于祖国深厚热爱和怀念的感情。他时常关心我的生活，为了熟悉购买合乎中国口味的点心和食品，他带我逛了东京池袋的一个小中华街商店。为了使我看到有关中国情况的节目，他常常夜里打电话来告诉我电视播放的频道和时间。大约是为了怕我一个人在异国他乡生活太寂寞了吧，没过多久，他又特意送来了录音磁带。有几盘是来自祖国的声音：梁祝小提琴协奏曲，影片《骆驼祥子》和《牧马人》的录音。

原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有时举办一些电影放映会。这后两盘磁带，就是他一边看电影时一边做的录音。他还时常托朋友和同学从祖国带些录音带来。他深情地说：“有些老一辈的华侨有叶落归根之感，我们这些年轻的海外侨胞也是非常想念祖国的，但又没有机会回国去

看看,因此也就只能从书本和报刊上,从祖国的音乐和电影里,来了解祖国美好壮丽的山河风光,了解祖国人民欣欣向荣的生活了。”

从此以后,梁祝小提琴协奏曲那优美动人、如泣如诉的旋律,影片《牧马人》中那深情粗犷、引人遐思的歌声,也就成了我独处异国的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伴侣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这位青年华侨的了解也稍稍多了一些。他南药的家里并不富裕。他在东京一所大学获得了新闻学修士学位,由此满可以回去找到一个在一家报馆做记者的工作了,可是他重又考入东京大学大学院,决心今后从事祖国语言学的研究工作,以便回去在中华侨胞中努力传播祖国的语言和文化。

说实在的,对于他攻读的学问,我作为一个外行,是说不出什么来的。可是在我和他的接触中,却触摸到了一个海外青年侨胞的那颗跃动着爱国热诚的赤心。而在东京,怀着这样情肠的侨胞和台湾青年又何止他一个!有的台湾青年,在这里孜孜攻读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历史和考古学,对于祖国学术界取得的成就表示十分的钦佩和赞赏,有的台湾青年,思念着自己那盛产水仙花的故乡,对于祖国来的亲人表达了真挚的问候和热情。

匆匆中在东京已五个多月了。上野烂漫的樱花,东大古老的银杏,街旁火红的杜鹃,闹市辉煌的灯火,特别是日本朋友们友情的温馨,都在我的头脑中烙下了极深的印象。然而,在我的心的一角里,却不时涌动着一种难以磨灭的感觉:多少海外年青一代侨胞的心里,也装着古老而又新生的祖国的大地,也深深埋藏着一个生命的根,也热切怀想着祖国母亲光辉灿烂的未来。在这远离祖国的他乡,我似乎更清晰地听到了他们的心声。

载 1983 年 10 月 1 日《文汇报》

访日本郭沫若旧宅

到了东京，总想多寻访一点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的足迹。郭沫若于大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时的旧宅，自然也在其中。

年近六十的东京大学文学部主任教授伊藤漱平先生，是世界著名的《红楼梦》研究专家，《红楼梦》和《娇红记》的日译者。我没有想到，他对郭沫若及其著作也是那么熟悉与热爱。他似乎猜到了我的心愿，便有意为我安排了这项日程。

依照伊藤先生的安排，访问活动是在9月初秋的一天。他和他的学生，现在是千叶县一所高中的国文教师福田末富先生，一同陪我驱车前往。离开我住的东京大学对面的西片町舍，经过上野公园附近的闹市区，穿过郭老当年常常行越的江户川桥，便进入显得有些宁静、开阔、略带东京郊区风味的市川市了。路上大约总共不到一个小时。时间还早，我们就首先来到须和田公园。

这是一所建在山坡上的公园，当年郭沫若与郁达夫两人登真间山远眺就在这里。园内留有仿古还原的弥生时代文化遗迹。我们径直走到矗立在绿树丛中的郭沫若诗碑前瞻仰。1955年冬天，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学术文化考察团访问日本期间，郭沫若曾经重返阔别了18年的须和田旧居，他感慨万端，当即挥笔写下了格调昂扬、充满了中日情谊和爱国感情的长诗《别须和田》。1964年春天，日中友协市川支部发起建立诗碑，到1967年4月16日这座浇铸着中日两国人民友情的诗碑便静穆地出现在这公园的一角了。碑身像一本打开的书，分正面和侧面。正面是苍劲飞洒的郭沫若亲笔书写的《别须和田》诗，侧面是郭沫若青铜色的浮雕头像。碑身均为朴素的灰色大理石。周围为

青绿的乔木与灌木环抱着，一条石子铺成的小路，静静地候在那里，似乎在接待着远方的来客和近处的游人，又似乎在倾听着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足音。

离开诗碑，下了山坡，转入一条狭窄的街道，很快就到了郭沫若旧宅门前。沿着细长的小甬道，走进了我久已盼望来到的地方。在住宅拥挤、地皮昂贵的东京来说，这算是一所比较宽阔的日本式庭院。整个房屋建筑呈一个直角的曲尺形。走尽通道，进入玄关，坐北朝南的和式房间是客厅和居室；郭沫若当年的工作室，则拐出来在房屋西南的一端，三面有玻璃，阳光充足，很敞亮。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这旧宅很像俯卧在地上的老虎形状，客厅和屋室是老虎的身子，那狭窄的通道是老虎伸出的尾巴，而这突出来的工作室，则是昂扬吼啸的老虎头。当年，在中国和日本的天空都布满了乌云的时候，在这远离东京的一角，这僻静的山坡下的一席之地，原来却有这么一块藏龙卧虎的地方！就在这里，郭沫若抖却了北伐征战的烟尘，排除了日方警宪的骚扰，以他惊人的天赋和勤奋，完成了他那些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金石甲骨文方面的辉煌的学术著作，同时也写下许多交织着时代风云的文学传记和优美的散文；也是在这里，他会见了当时流亡或重访东京的许多朋友：郁达夫、林林，还有当时左联东京支部与主编《质文》的一些文化战士们。十年生聚，十年创造，十年心血。这块小小的无名的地方，发出了不灭的历史光辉！

谈话间，我望了望窗外的院子。接待我们的主人、在这里出生的郭老的儿子郭志鸿明白了我的心意，便拉开和式的窗门，领我们走进院子。周围是不高的院墙，把这所旧宅与其他人家隔开。据说，以前这所旧宅另有人住着，前些年市川市才把它买下来，专门辟作郭沫若旧宅纪念地。这种情形，在东京，对一个外国的作家来说，是绝无仅有的。院子里长满了花草树木。当年郭老亲手栽种的柿子树，叶子已几乎飘落精尽的枝头，还挂着一些红得诱人的果实。那时养金鱼的一个小池，已完全干涸，上面长满了青葱碧绿的水仙。郭志鸿一边说着，一边顺手从树上摘下两个通红的柿子，送给伊藤漱平先生和我留作纪念。他指着南边的院墙说：“当时这里没有墙，出去是一片稻田。1937年，父亲在